

■花言俏语

王圣志导演执导的《中国这么美》播了第一集之后,我看到有人说,这个节目有点奇怪。

似乎,直接说不奇怪,也有点奇怪。那就打个比方吧,你可以把这个节目,看作一张胸片。不是普通照片,不是沙龙照,不是糖水片,而是胸片。

某一年,某一天,某个瞬间,摘下首饰,被照透了身体的你。那个瞬间的你,是独一无二的你,早一秒,你年轻一秒,晚一秒,你老了一秒,而那个瞬间的你,就是当时的你,你来不及修饰自己肺叶的脉络,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结节,就被拍下了一张最基本的影像。那之后,时间之河滚滚向前,你也知道了如何修复自己的瑕疵,但你再也不是那一瞬间的你。那样一张胸片?美不美?美。

我之所以悟到这一点,是因为我在王圣志导演的两部作品里出境,一部是《文学的日常》,另一部就是《中国这么美》,我和张尔忒以及李敬进搭档,去了临夏松鸣岩花儿会,和张尔忒的老家靖远。

对被拍摄的人来说,这两部纪录片是很轻松的,因为,王圣志的这两部作品,都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几乎

■钱眼识人

最近在追看的综艺节目是《一年一度喜剧大会》,播出过半,出现了一个自己逢人就想推荐的创作小品《父亲的葬礼》,出自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漫画作者,他们差一点就被淘汰掉,但这一次的出手让我还是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、高级的喜剧。故事主线不复杂,一个普普通通的厂矿工人去世了,妻子和成年的儿子办了简简单单甚至可以说有点冷清的老派追悼会,如果真的是做给活着的人看,足够热闹、足够体现逝者生前的显赫,也就没有奇葩的后续了。

作为起源于日本的喜剧形式,漫才看起来跟咱们的相声有点像,一唱一和,但不同之处在于荒诞感是成倍飙升,笑点全在于看其中一人暴风骤雨般的错愕与尴尬。这部作品里,儿子和母亲要一次次去接待“莫名其妙”的客人,第一个还算

■早闻狄声

人和人的运气,有时候就是天上地下。

同样是当红作家,紫金陈和尾鱼站在了影视改编的两个极端。前者几乎一改一个准,有了《无证之罪》《隐秘的角落》《沉默的真相》三部成功作品在手,“紫金陈宇宙”稳坐悬疑剧市场金字塔塔尖。后者刚好相反,除了一部《司藤》小有起色,《怨气撞铃》和《开封志怪》等作品改得粗糙潦草,剧集评分惨不忍睹,甚至有书迷感慨,“又是为尾鱼痛哭的一天”。

但恰恰是两个“改编运”截然不同的作者,在作品被“魔改”上的感悟颇为一致。尾鱼最近发文称,除了《司藤》,其余送到手里的改编剧本,她都曾表示强烈反对,而且这些反对往往

一张故乡的胸片

没有设计。这种“没有设计”并不是建立在全然的随机,全然的放纵的基础上,而是精密的设计,加上一点无为而治的个人性格的结果。

和别的纪录片一样,王圣志导演和《中国这么美》团队,也做了大量的调研,作为一个以音乐人为被摄体的纪录片,他们先确定乐队和歌手名单,了解他们的作品和来历,反复商谈,然后大致确定拍摄地点,走纪录片必须要走的流程,勘景、调研,跟乐队反馈。

但是等到真正开始拍摄,所有这些都隐藏了,给到被拍摄者的,是一个大致的主题,和大致的地理环境,以及大致的曲目,和为这些曲目要做的准备。没有提任何要求,没有要求穿什么衣服,必须要做什么事,必须要说什么话,都没有,约定的时间地点,碰头,上车,走人。就开始了。剩下的就交给天与地了。

我做过纪录片,也做过真人秀,而且是和《中国这么美》的意趣有接近之处的真人秀,那些作品,有非常精准的设计。而不论《文学的日常》还是《中国这么美》,其实都是放羊式纪录片,王导是在精确估算了羊群的构

成、性格、行动轨迹,以及草原的草种、风向、地理环境之后,把羊放到了草原上,只告诉他们,你们就在这里活动,其余的就交给天与地了。镜头里的人,是被摄体,而不是被写体。

但是,经过这两次拍摄,我发现这种放羊式记录里,有另一种真谛,于是我套用“只要活着就有好事发生”做出了总结,“只要出门就有邂逅”。只要能走出去,还怕遇不到人?还怕没有好事发生?只要走出去,只要伸出手来,就有人和你握手,只要给出笑脸来,不怕没有人回个笑脸。这也是行走的真谛,一切的前提是,只要走出去。

在《中国这么美》里,就是这样。临夏松鸣岩, 正逢六月六花儿会,我们在那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。靖远,张尔忒的老老家,那里的住户几乎全部搬到山下,留在村子里的,只有三四户人,其中有一户,是张尔忒的远房亲戚,老两口,守着两间房子,和一群羊,和檐下的一窝燕子,在他家吃了午饭。吃完饭,嫂子说,那边山上有一大片苜蓿地,花开的时候很好看,她想带我们去看看,我们绕过一片残垣断壁,到了山坡上,看到

了那片苜蓿地。嫂子说,她觉得孤单的时候,就来这里看看苜蓿花。

在我们到靖远的前一天,靖远下了今年最大的一场暴雨,去张尔忒家的山道异常泥泞,我们集体下来推车,顺便踩泥巴。在回去的路上,我们发现了一片苜蓿坡,坡的尽头是悬崖,悬崖前面,就是淡绿色的茫茫群山,和飞速流走的云。在那里,张尔忒唱了《击壤歌》。那是我有生以来看过最激动人心的现场。

全都是偶遇,全都没有设计,就像……一张随遇而安的胸片。一张中国某个瞬间的胸片。这样的胸片,美不美?美。

这个瞬间的中国,因为真实而美,因为拍摄者最小的干扰,最隐蔽的设计而美。因为放羊人和被放羊的人,都尽兴而归而美。人回到了出生的地方,歌回到了歌出生的地方。这样的瞬间,这样的胸片,美不美?我想很美。

韩松落

作家

原来父亲是星球

正常,是父亲的领导,是打了个基础,告诉孩子,你的爸爸是普普通通的工人,兢兢业业。还好,正常。但后面就越发“扯淡”了,轮番登场的人物是跑江湖的帮派人、住进疯人院的科学狂人、曾经在“哈利波特”里记载过的半人马,以及最后出场的是转动的星球,他们都曾与“父亲”共事过、相处过,都会用“普普通通”来形容性格,并且还要强调他深爱自己的儿子。儿子就不断被惊吓,到底哪一个才是我真正的父亲,观众很可能笑着笑着就忘了父亲最初登场时的身份,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、丈夫。

这个故事脑洞开得很大,很扯,但在我看来它其实是有两条非常清晰和坚定的逻辑线的,第一条线是讲一个人的社会角色是怎么诞生的,是被讲述的,原来死亡并不仅仅是肉体的灰飞烟灭,而是

自我如何一点点地模糊乃至消失,这种直戳命运主题的悲剧情绪让笑料余味很长,很丰富;还有一条线就是所有吊唁的宾客似乎都在执行一个善意的任务,就是替逝者跟儿子说,你的父亲很爱你,连母亲也要在一旁附和,但是请允许我跳出来的疑惑,为什么没有人对妻子说,你的丈夫很爱你;为什么逝者在生前没有充分表达,这种疑惑带来的悲情感又比毕竟缥缈的命运话题更让人动容,这不又一次提醒观众“惜取眼前人”、“没有说出来的爱是不存在的”。

有些聪明、见识广的观众第一反应是这个作品很像美国电影导演蒂姆·波顿的《大鱼》,内核也是天性爱自由的父亲即将不久于人世,他那些精彩绝伦、匪夷所思的冒险对儿子来说是童话还是骗局?看过电影的朋友或许也会跟儿子一样相信,父亲会变

成大鱼在克莱因蓝的河流上跃出水面,而无尽的河水沉默地裹挟着父亲真实经历过的战乱、孤独和痛苦流淌致远。我不敢说死电影与喜剧小品之间的必然联系。据创作者自己说,最初的剧本名为《金婚》,故事发生在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上,宾客们喜气洋洋地给儿子讲述他们眼中的普通男人。从纪念日到葬礼,黑色幽默反而获得了驰骋的空间,拿生死开玩笑是高手的“游戏”。

当父亲被讲述成一颗从浩瀚宇宙坠落地球的星球时,我觉得喜欢这个作品的观众都感受到一条闪着银光的轨迹,这颗孤独星球从此获得人间的爱与救赎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编剧驳作家,相煎何太急

基于人设和故事逻辑。可惜,片方对此全盘拒绝,指摘她“不了解市场”,“观众就喜欢这样人设和故事”,“剧本看着不好看,拍出来就好看了”。随后,紫金陈接力表态,“剧情不行的话第一责任人肯定是编剧,第二是导演和制片,剧本是他们通过的。”

两大当红作家联手吐槽,却激怒了编剧群体。于是,有的编剧吐槽紫金陈得了便宜还卖乖,有的批评作家不专业胡乱插手,还有的干脆表态,就算是烂戏,为公司赚钱也是“对得起甲方”。一时间,作家、编剧、网友,一团乱战。

都是吃文字这碗饭,相煎何太急?

想来也不难理解,伴随着网络文学IP的兴起,作家和编剧的关系就

变得相当微妙。一方面,在哄抢IP的大潮下,许多粗疏雷同的小说被卖出天价,原创剧本反而无人问津,接下网文IP改编任务的编剧,往往要为自己看不上的作品几易其稿,心中不满可想而知。另一方面,在追求大数据的非工业制作流程中,枪手流水线写剧本的乱象,也着实毁了一大批质素过硬的好作品,就连最头部的网络作家也难逃“魔改”之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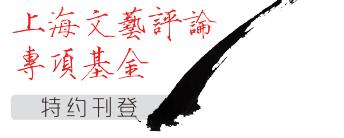
但真正让人惋惜的是,一部好小说被改坏了,我们看到的是编剧背负骂名,看到的是观众的真实看法被质疑、被嘲讽;而那些无视创作规律的投资方、平台方、制作方,反而悄无声息地逃过争议,继续跟着大数据指点江山,包装出一个又一个“观众喜欢”的囡囡之作。就好比在这一场争论

中,作家和编剧们各自委屈,应该担责和反思的资方与片方再一次隐身了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,尾鱼呼吁片方多听听作家意见,紫金陈提醒剧本责任重大不应轻易甩锅,编剧群体还真别急着抱团反驳。尤其是那些堂而皇之说出“烂戏也是为甲方赚钱”的编剧,千万须知,能频繁生产烂戏的“甲方”,往往也只是将编剧当成流水线上再普通不过的螺丝钉,说换就换;你若把他们的生意置于观众这个真正的“甲方”之前,可真就是舍本逐末了。

常源秋

媒体人



■情人看剑

《第一炉香》的蝴蝶效应

关于电影《第一炉香》的议论算是告一段落,回头再看电影上映前后,那一场让网友、影迷、自媒体群情沸腾的盛大狂欢,可谓旷日持久。此前看了纪录片《好好拍电影》就爱死许鞍华导演的声音有多狂热,此后嘲讽批评《第一炉香》的声音就有多严苛,如此短时间内发生的极致落差,换作任何创作者都没法承受。

出版界的朋友也很诧异,没想到忽然涌出来这么多资深张迷,对小说如数家珍,对选角各有一本花名册,倒也应了李碧华形容张爱玲是一口井的比喻:“各人都在她身上淘,然而各人却又互相看不起呢,互相窃笑没有人真正领略她的好处”。不过这次群体性窃笑事件的根源,在于《第一炉香》的改编本身是一场事先张扬的“误会”。比如鬼气森森的小说,被南辕北辙演绎为朗朗乾坤下的情爱故事,从开机到上映又经历了漫长时间,大众情绪充分发酵,只等电影揭幕那一刻轰然爆发,这样结果并不让人意外。

翻过这一篇,《第一炉香》会引起哪些蝴蝶效应?至少短期内看不到同类题材电影上马,文艺青年们可说是集体参与唱衰了这一本就逼仄的市场。国内有平台2018年就拿下《小团圆》版权,现在看来遥遥无期。倒不是张爱玲不香了——《第一炉香》的滑铁卢于作家声名毫发无伤,反而衬出小说魅力无可替代——而是再次证明挑战张爱玲是一道难题,尤其晚期的《小团圆》文字练熟,大量留白,心理活动细密,电光石火间牵动半生记忆,还有各种伏笔草蛇灰线,更是一道送命题。

对于很多文艺片导演,也将会不断听到这种论调:连许鞍华都不能驾驭……接下去的话也就不言而喻,今时今日的投资人不会继续那么慷慨了。再比如好不容易下凡的大神们,如王安忆经此一役,想必不会再蹭影圈的水。早年王安忆和陈凯歌合作《风月》,已经知晓电影归根结底是导演的,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,当许鞍华说地就想拍一部爱情片,王安忆纵有万般抗拒也还是认了,“我要服从她,电影是导演的创作。”跨界合作,并未实现相得益彰之功,这终究是观众的损失。还有首当其冲受到惨烈讨伐的那些演员们,因此患上这病那伤的,都得承受下来,先好好养伤。据说有人现在见到文艺剧本就头疼,不肯轻易接戏了。这还是我们的损失。

总还是有些聪明人,比如把“红玫瑰白玫瑰”幻化为“青蛇白蛇”的李碧华,受《半生缘》启发写了《东邪西毒》的王家卫,都没有选择与张爱玲缠斗,而是借树开花,又得其精髓,最终安然过境,修成正果。值得创作者们参考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